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書問

傳聞友朋之論於脩身為本之學大率勘之無疵指之有難發口而獨謂舉世信良知似是故背先儒欲別立題目耳不知鄙人益信致良知之說比世為最深而必欲明聖人之學比世為尤切求致良知之說而不得也乃悟及於知本非好知本之異也而直置致良知之學於不講耳致知二說丁巳所作也石龍山房稿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豈敢背先儒者耶不惟其學之是與不是而惟較其

說之同與不同異則為非同則為是和羹濟水之喻昔人辯之審矣豈得以同然一詞者便謂之是耶清齋之談知本雖云信之甚深只恐悟之尚有未徹葢必藏以真見其一是而後知衆說之舉為二三也必有以真止於一是而後知萬徑千岐之舉為邪枉也詖淫邪遁語到可知其情清任與和毫髮亦窮其敝葢雖同學儒者之宗共造聖人之域杪忽毫釐尚有以辨其意旨之似是而非也此學所以貴知言也清濁高下聲響各殊赤白青黃色別迥異學問之際則其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知言所以難也此明

學所以爲急也學不明即尺度權衡之在我者尚未有以協於一是也而尚何以辨其毫釐千里者乎

問巳卯仲秋直與孟收辨心意知物於石龍山房竹下先生聞之謂曰認得心意知物明白方提揭得知止知本出直等屢呈說未許末後直曰大學所指心意知物俱自用邊說不是現成的所以提不得宗先生乃是之曰此說畧近直因思世儒或提格物或揭致知皆一時救偏補弊之意聞教之後固知其非矣獨有心爲身主不曰正心爲本而曰脩身爲本則尚有未釋然者先生命思之直等

亦屢呈説未許末後孟收曰性之發竅爲心提正心恐便着知覺去先生曰此説近之因備發其旨二生躍然然念世人所以未透脩身爲本者蔽只在此也非奉筆示不但二生無取銘佩志學之士何由與聞而先生所指爲求仁之方法者恐終不能悟也云云

須知文王如何要艮背卽知孔子如何要本身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葢直以心爲性也轉轉差訛又以

知能之發指作天命之體除却昭昭靈靈全然不復知所有事認心爲性已昧理氣之分以知作體更復遠於本末之辨不本心不本意不本知而直本身謂孔子果無見哉葢直與文王艮背之旨同一消息也亦臨亦保小心昭事究然艮止氣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究然兩忘氣象不獲身不見人真隱隱露出一箇止的消息畫出一箇本的模樣也如此而言止始可謂之知止如此而言本始可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脩身爲本始可謂之知至論語全書言仁未嘗一及心字子思喫緊提中必本喜怒哀樂未發未發非

之亦祇爲贅疣爾矣念之念之

問先儒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立教提宗獨揭致知味其意是直以知爲體而以所謂性者當之也先儒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今曰知者萬物之一原可乎老師嘗曰釋氏專以知覺運動言性先儒謂之不曾知性其理著矣又指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只爲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只不知認性少差何至便爾義外云云

知覺非性其理昭然良知亦知說破便見此予往來

論之詳矣章句士亦所熟聞而熟解矣來朿前截更不待答只所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見性一差便至以義爲外云云則尚有合講者記得困知記曾有昏了理字空了天性之語將善與惡對説正是昏了理字之病認善與惡皆無却是空了天性之病昏了理字其流之弊必至善惡雜出一切無所揀擇空了天性其流之弊必至併謂善非固有一切盡出强爲性猶杞柳之論固是認作空的性猶湍水亦是認作空的生之謂性亦是認作空的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葢一切善事皆以爲矯揉造作

而成者也此告子之所以謂義外也其病之根柢葢在於此也公都子約其旨而言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正爲此也舊曾論告子以爲一箇大禪宗意亦指此大抵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必竟事事歸空事事歸實不是勉強說葢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也直說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從性率由從本流出葢實實落落一箇至善也故順性之本色則皆仁則

皆義違性之本色則皆不仁皆不義此孟子之所以謂義內也其學之見地蓋始於此也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旣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所固有也夫安得不認善事爲矯揉而義果在外者乎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更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乃截然若兩敵者

乎卽此而觀則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而不可忽視也以上

俱答徐

清甫

儒先重望鄙淺何知弄斧班門無怪見咲脩身爲本之揭向承尊教過有取之矣信得脩身爲本自然知本之所在知本之所在自然不以知爲本斯義也莊子亦知之矣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隆施主張必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知也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

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謂卽知是主

且不知知之所自來故孟子說良知直從不慮中討

出又指而名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道性善

者此也知之良謂是天命之用事可也而直以爲天

命之性也可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確然皆有指據析中和爲兩物是不知體

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混中和爲一物是不知

率性之道者也不知有天命之本者也易貴復書貴

止大學要知止葢千古相傳心法也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則眞所謂體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而趨

向之宗竅則有分矣諸教雖詳明此皆可不煩辨析
刻具在虛已者研而究之可也安靜以養和平循習
以免疑謗鄙人雖蠢拙亦知之審矣云然者亦眞所
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答詹覺野

來書云一鵬於脩止之學得性善編而益明於此
見得大學之至善即孟子之性善即孔子之仁即
虞廷之中即中庸之未發即濂溪先生之一即象
山先生之先立乎其大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云
云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聖人之學必以復性爲宗孔孟

之所謂善所謂仁虞廷之所謂中與未發者豈有二物乎生而有知正是性之發靈用在此病亦在此易之所以必貴復書之所以必貴止大學之所以止至善者同一機括也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其差毫釐其別千里真學之宗趣所攸關也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的路徑行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的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舊簡所謂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者八箇字頗足以盡此與不可草草視也更須思命脉只是一箇善訣竅只是一箇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爲本必要揭出脩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眞有入竅善眞有體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捕風鏤塵弄影舞像簡中形容之語所云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少失毫分便落此趣又不免賺入於舊時辨體的家風也此鄙人之所以不甚道也荷塘會語曾發此義謂是現成話享用語曾不思如何却到得此箇境界也學之所謂講者講此而已非講其現成之體叚而贊其受享之光景也三五十年來爲此

迷溺播弄於唇舌卜測於意見而竟無有一段實事可湊泊於人倫事物之間者病正坐此也

答龔葛山

精神着已十五載前曾提是說以講於新泉精舍諸君子聞之翕然如有發也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洞有悟於脩身爲本之旨前意如在目前前言已不在話下矣精神兩字幸細體之去本體似尚寥絕暫時語話不妨提挈切未可守之遽執以爲宗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亦謂不是孔子之語其論殊有見令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宗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

得時只是弄精魂也止字議論大畧有契吾說但吾儒說止佛氏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此處亦要明白答友

知本一脉炳見遺經蒙訓可尋非予杜撰晦之千載之久大率習傳循誦之過章句一分全文半缺致知為揭綱紀轉竦憂世衛道者誰云學不自孔立教開宗必竟人自作師此意所以空勤而道終隱也鄙淺之意請姑未辨異同直以坦中究明經義譬之千流萬派必有會歸組織紛紜振領提綱厥有端緒重樓曲閣有由入之途扃鐍緘縢有可開之鑰未有任意

所揣隨見所及夷踞旁門而便可云八荒皆入我闥
者也恐恭巳垂裳道不如此
莫大之悲却是世中必不容免之事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此愛所以難割而聖人必爲之禮制不欲以死
傷生也此仁之至也義之盡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此中何可着得加損親喪自盡致哀而止學稟淳明
順應之亦自有恰好的天則也亦原不待於加損也
捧誦來書具見痛苦之深然亦得無少傷於摧損之
過萬鈞世道方將厚有寄於兄身老年伯在天之靈
亦豈無大有望於兄報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自昔以

爲孝之終事恐一家未可便爲兄盡分地也幸愛幸愛
未承提教更見深研所云憑棺痛極迷悶之深都不
自省此中知與不知亦須有辨往與友人論學亦曾
及此其友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旣主靈明
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明未論瓜生髮長筋轉脉搖
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試問初哀亦祗激於一慟而
不容自已乎將主以靈明必爲之加損斟量而使之
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
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反恒人之情
之不若矣其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

孔聖人之所不能知也而兄必欲知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柰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提醒乃曰有慟乎既已提醒恰好照出天則乃曰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乃豁然頓棄從前之學兄於彼時有知無知固惟兄默默可以自照合用知與不合用知亦惟兄默默可以自照恐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聖門學之旨要道稍别於此也試味之試味之外承手札意主入虛知本云云亦稍異此横渠所謂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今之墮邊見而語虛寂者病亦類此也以上俱與周三泉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乃豁然有信於十載之後經文星日炳然血脉自著蓋孔子以知本爲宗而後之儒者却主致知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萬兩千斤道此一句蓋眞不是草草下語也知此者謂之儒之學不知此者謂之異之端不識老丈以爲然耶否耶與張洪陽

孔曾雖在千載之上其心固至今在也豈獨在天有靈亦且昭然簡牘之間無所遁隱顧學者不察淪胥以至此耳來書海内交遊撫掌稱透一言雖爲過語大率人同此心理無二是一經揭出有意斯文者自爾其若合符節也立人達人一論專欲就了已着功知本之意正是如此然却無有兩段光景所以亦無等待時節先儒所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亦有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狗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

已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

者之造世輯之誤大率就於此處看未分曉認得是

體即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已未立何

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即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

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自謂之從性根上用功

去性遠矣性不透固然學不得明僭謂之學不明只

恐性何由透立巳達巳喫緊知本間隔毫分自私自

利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不但知本者

不可徇人即求仁者亦决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

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决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此其端緒眞只在於杪忽毫分之間而其末至於枘鑿薰蕕之不相爲符合也學先知止要審其初世輯終察之

答管世輯

僭嘗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宗即陽明天啓聰明亦祗以致知爲與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决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within

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
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切惓惓也此其所當味
者一也又嘗有云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脩之用
神世間固未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
之理同爲知也或用之闢靡誇多或用之灰心槁性
或用之反躬歸復或用之卽事窮格誰非用知宗趣
差訛眞是毫釐千里舊與汝潛論格物謂以知本爲
宗則此格也致也盡已分事以應務爲宗則此格也
致也盡人分事已分人分從何分剖此其所當味者
二也知止一法固徹首以之入門亦徹尾以之歸宿

固無有止在先知在後之説然亦爲有知在先止在後之序故物有一條固徹頭以爲求止之方亦徹尾以爲攸止之法或正之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或誠之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或致之或格之爲其有不致不格而致之格之也而其主意之歸於止至善者一也故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此格致誠正者固無非所以爲止之之功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不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條而格條而致條而正條而誠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學不明宗弊蓋至此此其所當味者三也舊感劉旋

宇之問曾反而詰之曰明德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又詰之曰至善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予因誤咲曰如此此則三綱領疊却一綱矣故至善固難明明德亦未易狀後儒直以明德爲本體故不得不指至善爲極功又或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皆是也而學之旨意歸宿則茫然未有悟也大學不明大旨大宗全在於此此其所當味者四也

答劉質菴

止須實止脩須實脩原非口說游談頂踵頭顱皮毛心志隨身所到處公案現前隨動所詘者昭然燭討比於別門之學或以意見窺覦當抵實解或以頰舌

描畫搪塞辭顔姑以釣名而飾詐者爲不侔也同斯學者榮寵固無異於登龍玷斯名者瑕垢亦有難於飾揜故願與宗之同心共勉之也脩身爲本毋云四字空言要日欽欽嚴於顧諟庶幾不虛負此會答宗會諸

友丈

孟子說必有事焉人誰無事恐所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未必事此此象山所以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有這件事必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惟此之事而後謂之必有事焉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眞無刻無時不合用歸止的工夫家國

天下者隨分所當齊治均平者隨事所職而意之歸宿管是矣念茲在茲而或有所執着卽是正釋茲在茲而或有所放舍卽是忘放舍既久覺其遺忘却乃猛爲提撕卽是助此三者固是眞正的火候要緊的調停然却在必有事後見也譬之丹藥已入在煆爐中也懸空說不得也答郭文蔚

本之體段卽身是矣然非徹悟者未易透關止之消息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矣然非實見者總爲空托儒者之止信與禪寂不同然習熟縈纏亦多自於靜後有見此程伯子所以覩靜坐者輒稱其善學也要

須得之靜者以動參見之離事離物者以應事接物印而後所見者不爲虛光所止者乃爲有實力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此豈離事離物瞥見光景者所可當抵更味之答胡鳳翔

仁體無他要在公物脩身爲本正與自私自利不同所謂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孔門諸賢之答或克復或敬恕若爲言人人殊至於銷盡有我之私擴開公物之量旨趣昭昭若合符節程伯子所以謂此是聖人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有二語也以謂因材而篤等第而科別之者恐猶爲見之次也去偏矯隘極

見切實之功聖人之學則原不爲病後立言而所以治病者自在也坤道乾道亦是後儒之見更味之
說虛者何以至遺落了實只爲不以脩身爲本務實者何以至滯於有只爲不知脩身爲本知脩身爲本知本矣知本者豈有墮於偏見虛而實實而虛如東所云尚是兩邊着眼比於直下透本直下至命恐猶爲見之次也

研窮義理固是學者急務而涵養氣味尤爲學植本原程伯子所謂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所謂栽培者豈直栽培增長其知識謂乎後來學不近儒何待

較到義理只其氣味先自迥然三謨二典渾然未雕玄酒太羹使人入口無奇落肚有味此正儒家學脉執此照之異端邪說直可望而知其各一種性只如佛藏就其剖析處豈不振奇靈澈而播揚鼓舞比吾聖人自覺淺短此予所以每謂學必明宗其辨之深切正在於此以上俱答黃文亨

舊有云知本與本知體段迥別致知與知止消息懸殊此處固要悟此處亦要傳今固具見於經文中也而竟二千年若無有剖分其旨者豈獨未悟或者亦以無傳之故至善兩字昭然全學命脉也循誦習傳

宜以爲明德新民極至之說又不然則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而已以此言學此主造極者固至斷棄止法不復以之入門而主極則者亦祗隨事求討不復知以止爲歸宿盡性至命命何由至由仁義行義何緣由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蓄徹頭從性命上落實歸根而不向外求討此聖人所以不揭致知爲本而必以知本爲宗也教中懇懇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答李誠菴

此學無奇只有揭出脩身爲本本此止此脩此最爲

簡易明實不煩尋索而學之者尚不免於捉影捕風譬講格致不知從前費了多少頰舌到下手處至今是一未了公案此豈格致難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之故今之說止與本而卒歲窮年止無所歸本無其地此豈止本難明或者病亦坐此孔子此揭似尋常却奇妙似徑約却有包含似淺淡却最深至只竪起這箇柱子眞蓋天漫地萬緒千條無問深隱繁難到手了解一切如道尋常事矣故近語友朋但義不明者只教他提向身來直截以此講解眞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

新奇小乘之安樂別學之參訪儘力鑚研儘力宣闡無補實益真所謂適揚波而助之瀾也舍脩外爲本別無有可揭之宗故舍脩身爲本別無有可明之學未論其他即止於至善分明是學之命脉懸空揭出亦竟不免於捕風而捉影也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真可謂不傳之秘也無怪乎竟二千年淪晦以至於斯也 咎萬思默

天地大德只有一生毓秀孕靈曾無寧軌蓋除却萃精會神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幹當以維持世界也堯憂舜舜憂禹爲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

千載如見蓋總是一箇心腸一路作用此孟子所以謂得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存也庚中風景更是如何久處薫蒸想見氣味必別實脩實止朴實頭要箇愛人成人的肚腸朴實頭要箇自成自道的體範炁李無言下自成蹊乃庶幾乎無愧於脩身為本不言而躬化也

答陸廷獻

教云公稿中有謂知以用言未聞以知為體者似以致良知之揭為未是也僕則謂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是體照是用今之悟者僅能得良知之照處而良知之體未易默會儒先之意蓋

直指本體而言也不識尊裁以爲何如

致良知與致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有以異則良知爲體知爲用信如兄之所云無以異則知固分別良知亦是分別不可謂添一良字便是體減一良字便是用明外無照即明便是照亦即照便是明靈外無知即靈便是知亦即知便是靈此予所以謂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心雖一體談心者大率以兩字盡之或曰虛靈或曰寂感如兄見果以虛爲體乎靈爲體乎必以虛爲體則靈之爲用也昭昭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用之大而知其本之深

也容光必照義亦猶此葢非截然以明爲照之體以照爲明之用此從來辨體者所未解也發靈之後即屬後天試味之味之

又云但其所深可疑者如大學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夫大學之用功次第脩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其序不可亂而先儒之說若此殊覺謬戾顛倒然此決非其穿鑿無稽之談在翁老法司必能斷此案

云云

舊答友書有云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祗爲補偏救弊者兄曾見之否乎亦有取焉否乎諸兄所述者似指道得脩字一邊於止字全然未及不知大學之立命歸根蓋全在乎此也格致誠正蓋所以脩之者也大學或問不云乎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以至善爲明親之則也是也是也以致知爲止至善之則則真淺襟者所未解也此固並出於陽明先生

一人之口也幸更詳之是否必有辨者以上俱答徐居安

知爲分別雖創自鄙人勇往直前不顧咲訾敢爲道出恐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教云知非分別致知者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也知後知先昭然分別矣大率知有定名亦有定用雖以翁之邃養精識力爲回斡不知不覺便道出知的本相來也

教云知是意之著察以分別爲知稍屬見聞知意兩般不識翁見以何爲體著察亦分別不識翁見以何爲宗竊謂著察固知聞見亦知聞見之知固分別著察之知亦分別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

從來道之矣至善兩字直指良知後儒誠有是説學者曾不之思今試易而曰在止於良知其可通乎知至善之不可易名為良知則知之不可為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指為至善者其歸宿厥有旨矣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不可以贊語抵實體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遺實體而道贊語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贊語也僕稿中無此語雖然嘗言之矣曰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善之善自

備其中又嘗言之矣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去
說到無聲無臭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正謂此也後之
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
至命一脉恐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宿之期矣幸察幸
察
止脩兩字自謂揭出孔曾心要學本致知儘力探討
磨礱總爲脩分上事於止字消息茫然未及若云知
卽至善致知卽止至善則雖孔曾復起而爲是解予
不信之矣
傳有云舊說以爲盡夫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如是卽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爲知止也此語最緊切今翁亦云止至善是萬物一體盡頭處是亦以德業之極致者言之也不知大學是論學問非論人品故句句是說工夫非說地分明德親民落實要在至善上歸宿故止於至善者所以辨宗也未有止不知而可以言明德親民者也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只不明此故以全經專教致知

感觸爲物不但僕言陽明先生亦言之矣而翁乃云以感觸爲格物淺之乎言格物也此眞所謂名重者

好題詩也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非鄙人說乎恐雖聖人復起莫之易也必欲直指物爲至善以格物爲覷破此物如桃岡日録云云者則僕先年亦謬爲是說矣今思之乃有大不可通者矣以上俱答董蓉山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書問

每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良知者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後世心性之辨不明原本差殊大畧起此舊答友書有謂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為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為性也又答友書有謂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為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

此靈此心之所以爲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
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性自能知然知不
可以名性猶文公所云仁自能覺然覺不可以名仁
用者知止者善離善者誰卽知爲之也此攝知歸止
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答胡廬山

無知爲體一言尚覺意圓語滯文公所云仁者必覺
而覺不可以名仁只覺不可以名仁而仁自未嘗不
覺橫渠所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語最可味孰
爲性孰爲覺以知爲體者大率認覺卽是性以無知
爲體者又彷彿認性不能覺豈有仁而不能知性而

不能覺者乎但不可以知爲性如釋氏所云以覺名仁如文公所闢者耳故近傳友謗有謂諱心不言之說弊正起此不知大學之以脩身爲本也果諱心不言遺知不用者乎攝知歸止法門昭然但不肯落根在知上直以爲至命盡性之歸宿耳舊答李誠菴書有云後條喫緊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爲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其意正爲此也答徐居安

脩身爲本葢孔子自揭之宗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止乎此則一付當精神都管歸乎此而天

下之大本立矣至善在我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村實頭只知脩身爲本便知本便知至亦殊未易語尚察之擡手少高盡成虛說游意空玄一切非實際康節學别自有傳恐兄未甚究混入孔宗不類象山激發語可取所舉攀南斗詩理意是亦稍欠平妥與從來膽大胸膈寬俱可稱少作耳六經中無此也以爲學脉由傳過矣答徐南溟

脩身爲本之揭最平最淡所以最爲人所玩忽而獨遂養如公過爲物色焉此非嘉惠鄙生益以嘉惠天下與後世也所云德之不脩章正是脩之條理卽是

脩之全功而止與脩兩俱到矣聖門論學不怕碎益學巳得歸宗後世論學只要渾所以謏入高虛都無密緻克巳復禮有何不了而又必請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成何等破碎然總之爲復禮設而非緣事求討向外面作粧點禁制也亦何破碎之有故學急要歸宗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答劉竹溪

皇皇汲汲要之此身原有減不却的分量故亦有冷不下的心腸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孔子之心所以竟千古徒付之浩嘆也纍然喪狗爲佞栖栖豈獨當

時病之假令生今亦舉斯人共諸之矣安居飽食生爲盛際之民解紱懸車曾何憂責之累一丘自占泉石夷猶鼓腹嬉娛長扃外戶直付理亂不關悠然一膜秦越所謂一人知足百事杜門無者豈不自適眞所謂浅之爲丈夫也與陳省齋

二氏之學决不與此同塗世之謂有裨正學又或謂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何者蓋總是見得此意不親切耳老佛之學尚不待孔曾闡深而足孔曾之學又何待老佛闡發而明此雖其丈最深最正者向承詩教亦不免蔽此解矣柰何哉果若云云是堯舜周孔

所共見共聞者愧此學多久歸根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却也罔容汗漫頃與友書謂秋陽江漢者曾子之所獨窺仕止久速者則庸衆之所共見未有庸衆所共見者尚未底於瑩潔而可大言高視直以爲此中之皜皜肫肫無有所沾汙濡染者也後世學不得力全在於此人不信學咎不由人只要透心不復透迹號稱了性却不了身試將止于至善貼着脩身爲本透底研窮真所謂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矣更何墮於邊見二乘解乎以上俱答許敬菴

天綱地紀非忠孝無所藉以維持成位其中非脩身

爲本何所依以歸宿公所表蓋將然脩身爲本之家法也每謂學晦久矣非真學固不足以振頽學敝又甚矣非真人亦烏足以明學脩身爲本真學也綱常重檐硬着肩頭九閧一絲傑然擔荷真人也吾於公真有望矣領公教於世道真有慶矣有真人亦嘗苦於學之無力有真學又每憂於明之無藉谿然教旨如覩孔曾表裏精粗洞窺全局如公者真可爲大乘之器上智之根丈夫天人師矣此正鄙人之所日夜企聳願見斯人與之共學而莫由者也

友朋非聚處則入者不深學旨非漸涵則悟終不徹

昔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果其有徹於宫墻有徹於富美眞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矣尚何須外慕乎涇清渭濁斷然色别殊方北軫南轅豈宜同條共貫今之謂三教原來一家或云二氏學有裨吾儒又或云無妨正學者皆妄説也故學誠明必以孔曾之旨格之尚未覩其大明眞昔人所云差毫釐而謬千里也予豈好辯予不得已苟非眞有以諒其不得已之心卽孟子云云不幾爲多口耶虛不極固難廓量明不至亦令疑生若决江河沛然莫禦眞所謂虛與明兩俱到也〈以上俱答南皋〉

每謂經世之人决不可以二出世之宗辛酸甘苦一味入口中卽雜五穀之正不但雜之就能奪之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太羹玄酒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年來稍有徵信孔宗灼知儒學自有正趣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門或寡此趨向之所以轉訛儒學之所以泊然竟鮮味也

與管東溟

尊稿畧一覽過確然儒者之宗金銀銅鐵攪亂一器者不知于今幾年膠投漆油入麪真是鼇江河之濯洗不清也非發真慟真憤朴實頭將經世正宗覿體

拈出靠定孔子作主他再無方救得區區肝膽徒竭苦辛綿力薄才孤鳴獨倡何意明達已先得同學將出世故令豪傑開眼古云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又云士不可以不弘毅要緊一弘要緊一任楊墨塞路異端蠭起非孟子奮身擔當誰與清廓惟老丈終念此與蔡肖謙

冲和恬雅中含勁正之氣更秉精明之識紆徐停審條貫出焉此最司牧之良經綜之妙吾於契未占有乎矣事務繁避不得諮於人審於己而斷以行之務令各止其所人情難處厭不得本以誠度以理而平

氣交之務令各得所願知其不可遏不可厭則心自安心安而性定矣事中節人當情則中無所愧缺而心盡心盡則分滿矣不學之人意常因冗而雜事每以忙致錯不雜不忙常應常定乃真可言知本者而止於至善之訣竅到手矣得閑便坐不可更作閑思神氣充完出之自有條序詩文酬應雜博伎倆毫髮不可分心姑未說能之於道無補朴實道不能之於本領有何欠缺乎（與李宗誠）

此謂知本本指何事知本者自是大學立教宗然必悟脩身為本即是知本然後約言之不至鶩為高虛

倚舉之不至膠於象數舊答中峯書汝欽見之否所謂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揭知本鄙人豈無見而云乎大率好高虛忌繩檢自是末學通弊不然則此兩箇名目自是一箇主意亦何必哆哆然致辨謂此是而彼非彼非而此是乎知本兩義是誰之作大學匪朝夕恐前乎此未有以知本爲立教宗旨者矣孔子於經文固未嘗析此非而彼是歷歷稿刻亦無蔓試檢之亦何嘗執此是而彼非但要定萬古章程必竟脩身爲本乃爲無弊知本云云尚是贅語且忽不覺其又贓入于辨體的家風也汝欽更體之

答陳汝欽

每謂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曉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眞嘗而錯過日用之而不知非隱也然却有一要法只捉定脩身爲本本此止此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眞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眞不是淺鮮語矣答董可大

古人喫緊知本知本則外盡經綸自不膠於象數內竅工力自不滯於方隅實止實脩自暇自逸着力者自不犯着喫力而仁在其中矣古稱善國不師陣巳懲哀又烏取戰雍容尊爼直措天下於泰山之理矣往簡所論可以爲難體之更如何悟其着力之難則

學之宗趣可以入手覩其喫力之難則工之用處處幾能自得師所謂仁則吾不知也真只脩身為本四字便是竅妙而學者苦不知也俱答蔣崇文

所云學不明蓋由至善未悟至善未悟其可以語脩身為本誠然誠然語意間彷彿分作兩事大學意蓋直直以脩身為本便為止至善竅門鄙所謂止為主意脩為工夫者豈真草草言之乎全經二百一十五字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歸何處止於本而已矣止於本脩在其中矣故只脩身為本便拈到底而學者不知也舊有一友人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說總無

憑妄謂之淺不疾不徐不偏不倚勢調停中有多少妙趣悟之乃真可言性命到手矣

所謂至善透不徹不可謂學明又曰無知而無不知乃真止無事而常有事乃真脩語皆隱隱理到大率往學之忌忌高虛令學之忌忌汗漫非將一付當精神樸實收歸自己默默體細細參口說脩身至善消息急切未到手也只至善消息不到手則所謂脩身爲本者終是門外漢矣以上俱答陳汝忠

往年承面語揭出脩身爲本四字凜凜相對如覿師顏已具之恭此是實工夫也茲東逃盱顛論學語益

近細又異之蓋此是實效驗也所至能提得脩身爲
本四字出卽本立異趣紛紜立得本住卽身脩止於
至善固是脩身爲本命脉脩身爲本却是止於至善
竅門有二語非二事鄙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
也

答友

學問所貴者悟所難者守有嚴冬之固密何患無和
煦之陽春一日暴十日寒感發於意氣之萌瀟颯於
離索之久乍興乍什雖有易生之物吾其如萌焉何
哉人之仰孔子者在聖與仁孔子之自信所長者惟
不倦與厭厭願諸君毋以區區去遠勉自聯束會事比

舊加勤會衆比舊加集互相磨礪庶不辜區區十載倡導之功諸友十載綢繆之愛不厭之而已不倦之而已無他囑也與吳臯諸友

所幸孔曾教旨昭若日星四字靈符手到取效分條析理探本窮源淵淵浩浩無窮旨趣又畧見於簡牘之間有可尋繹依倣惟不欲明經世之學則舍大學別可爲宗惟不欲明孔曾之旨則捨拙刻别可循入如欲明孔曾之學區區蠡管雖甚淺庸亦畧見十之六七矣要在數墨循行由端及末千章萬句直將做一箇主意一篇文字讀之融會貫通如燭巳心如出

已口忘其爲師之說而後爲有益於得也與會城諸友

心性何待辨只爲後來歸宿之差以致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故不得已而有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昭然道性善宗旨也而必欲執情爲性歸宿於知何故何故又反而申之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著明深切莫此甚矣然此尚是文字解試反之此中必竟何地乃可棲泊靈明覺知必竟從何生出南華老仙所云神何由生明何由出語亦非無見而必以爲神生明出一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知爲之也則予誠不知其解也昨答

盧丈書所云用者知止者善繼善者誰即知爲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語過峻理却是知世輯業已無疑於此也聊一道之發慨既信得此意明白自然透得脩身爲本豈但經世云云蓋實實落落孔子透性之宗旨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厥中允執內外兩忘千聖秘傳於此洩盡而尚云形骸也軀殼也敦行家數也何其見之淺而謬乎又爲一唉此總是不實做工夫漫謄頰舌以意揣摩即就意轉而描畫之以姑爲搪塞也不足道也與詹世輯

妄念多而定靜少此蓋學者通患就念驅逐與念作敵所以愈不寧靜幸察之古人所貴有事者以此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既病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所謂可意解不可言求只樸實頭下脩身爲本工夫一味歸本則止于至善的消息自在其中矣末世學者所愧負者要緊還只在此答陳汝愚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提出甚好此朴朴實實知本之消息也知止之竅妙也出門如見大賓何曾爲着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曾有箇祭儼若有思默而識之直透性命根源歸於無聲無臭此孔子所以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豈眞槁木豈眞死灰蓋常止也常止自能慮即常脩此吾所以謂止脩用處甚微也又曰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吾輩動輒說性學覷光景儘揀擇儘玩弄於性何干必欲用良知亦必如此學從不慮中出慮後無慮討良知也啓陳永寧所云身在斯止於斯身外無脩善外無止守此更何疑執中旨趣自昔看之未明大率皆是就念揀別天理人欲所以歸宿不得止於至善正是執中法門堯執中孔止善與後來歸宿靈明何啻千里道心即善子定之見益相沿而云也吾何怪焉必欲討歸宿落

貧止得恐危微間未可爲安立地也答董子定

仁與心自一體譬如名與表卽一人析之非是混之不可來書舉道心人心爲證不合遺却中字試測之中又是何物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果指心乎子思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心者果指未發乎學問要緊明宗畢竟洙泗唐虞宗歸何處此殆非淺鮮所易知也因問及之姑亦不敢道破吾契幸姑朴實下工向裏研覈直反到消滴無有滲漏處默而成之自漸有貫通之理矣答丘友

林居十載守株拘謭固不敢以身謗孔曾際會熙時

拔茅連茹又何忍以學辜主眷郎令無濟勳名用舍行藏要以相時幾而止乎理義所謂仕止久速外無別有江漢秋陽者不敢徒托諸虛言也大率學問固貴悟尤貴守頗見往轍之悟者矣然未必能守學得其正果能守未有不終悟者也就令悟不徹亦可納之孔曾門屏無愧何者以家法存焉耳此固僕之所半生競業稍以自信其得力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胡孟發

千丈之挺不如徑寸之刃只朴實頭步步認真最爲學者難得道須此任此此曾子所以竟以魯得之也此

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弘毅兩字近看之亦不是曾子創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人已共成處可以觀弘不厭不倦處可以觀毅蓋孔子實體之矣只厭了倦了便瑕然是不仁又何說聖不厭不倦眞所謂正惟弟子不能學也非曾子其誰肩之

答弟孟堅

堯舜履羊腸雖心安手脚亦要把捉心安即是止確然信得命及所以能安手脚把捉即是脩確然不敢放肆所以能止知命者不立巖墻蓋是先手能令不至於險失先手以至險安得不把捉安得不畏愼若

又放手任意直墮坑落塹而後止耳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真令步步歸本密止密脩無論小事大事合下豫討安立不致有失足悔如是而已此蓋大學本教所以必揭知止爲先即是以豫爲先也來書大率率意於初致悔於後却又要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以爲另別有方法也則非予所知也 答羅惟信

二典三謨不過君臣相與問答齊論會論無非師友日共參商而千古之經綸管是矣萬世之人極定是只要在以實心發實言以實展徵實學使天下後世知吾宗之會之學不爲空言也則繼稱之與世曰吾

宗鄒會也未必不自茲會始也如其徒托之空言也則脩身為本之學固非空言學也明人非幽鬼責吾知其不能逃於日月之鑒臨俯仰之慚怍也敬之哉敬之哉

與宗會諸友

槐亭豪傑既不得意當塗自宜表見林壑向簡與之謂求田問舍既非豪傑之所屑心酬應詩文亦豈性命之可了結斷之頗清知渠決之必勇時從倚伏惓惓之意或可不負而時更致易焉喪禮處貧兩間非屬汝潛代答意果豁否曾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禮雖有限職分無窮者自致之可也此

難以一切斷也家貧親老委曲[illegible][illegible]就中卽有道在亢巳節而不顧父母養者固非狗禄養而虧義辱親者得無不可乎說子罕言命章時從見之否謂聖門不言命蓋直以義爲命也以義爲命直截看是一事如時從云云尚是兩事此所以致相抵牾也答謝時從

別來殊切願言蓋以衙甫前一截有放浪之奇跡後一截有歸依之雅志嘐嘐踽踽要不同於凡流慕古甲令志乃可爲裁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便思及于狂與狷也有奇踪正好猛圖結束有正學幸無自負初機游仙者尚有等待此箇事却無等待出世者

尚容空閑此箇事却無容空閑容容把持頂天立地
實條實止不作空言乃眞無負于半生之浩浩末路
之全歸也來書雖備見懇惻然於學肯尚太覯其闡
發透明必明盡而後任之勇必勇任而後透之盡雲
游難雲游難草鞋踏破布衲磨穿其苦比儒十倍衡
甫能其難者幸毋忽其易者答袁衡甫
打棍者必就穴上點得痛醫病者必就癥上察得真
學亦如此矣若不向身上痛處點得親切癥候指得
明確總皆離本之談口說條身爲本去本遠矣本既
遠說條末矣皮毛之說爲見尤甚欲位其中頂天立

地眞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
也後之軀殼此身而攙攬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病正
坐于此也眞所謂二之則不是也有筋力者常少有
筋力又怕激昂之虛氣或多有悟解者誠難有悟解
又恐涉獵之精神稍薄莫善一止莫妙一脩湊底收
凝本歸一息微忭微逸無始無終天高地下何者非
一體之所圓融嚬咲觴豆何者非一脩之所當檢點
有何顱頂之尊有何踵息之賤貲心志賤皮毛眞所
謂二之則不是矣

答曾恒叟

簡至詞意豁然擔當百倍孔曾何幸豈眞有靈古云

人者天之心則明孔學覓孔學者即是孔曾靈也止
未幾忽不覺其動搖脩未幾忽不覺其滲漏日謹知
本偶觸事機便流末去此最學者通患然非實體如
重甫不能察也要緊在擔當則正氣自然生發精神
日見克長動搖者自輕滲漏者自少而本自此立身
自此脩矣一有退托之意雖日從事于止脩而意根
隱隱業就頹靡却就滲漏動搖處打帖收拾真所謂
不揣其本而務其末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近益體之爲信惟重甫勉
之毋以居堂之外少有怠接引之心毋以友朋之多

少有倦聯束之意必竟將堂做家視友如己視負荷擔當此學如着衣吃飯則全學命脉將隱隱盡萃厥躬而天下之大本立矣又何滲漏動搖之有答丁重甫

嗟跎往擲何足追惟振勵自今誕登彼岸古人所謂日新又新者最可味只在善繼之而已善續之而已毋令此日之昭新又爲異時之追悔務令一朝之奮發便爲千載之堅持常惕常兢一鞭一策月征日邁緝熈光明則所云本立身尊道明品貴者似爲衛中作讖語矣又似爲學問之大機括立張本矣厲風裁整規矩飭觴豆敦詞氣此雖條貫小事而在衛中分

上郤是要緊事也在知本風規郤是無一可抹滅也答黃衡中

天地生人要矣廣生大生天地功德盡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惟自生乃能生生所謂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何生生之有所舉易也此也也容也明道先生語似亦不必別看只此箇意思常自發生津津而不已卽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道總在我矣徒以言窮婉轉發明總之只成說話於已無益答陸伯衎

悟學誠難守教非易此曾氏之傳所以竟得其宗也

蓋竟以魯得之也非魯則遲實不免多開非魯則牽引不能無雜初謂所恃者僅僅守卒乃所傳者竟得宗并與悟兩得之矣吾契質朴而性純要緊在一守守得緊庶可望無愧孔曾然道路長擔子重厭倦易以生日復一日惟吾契勉之慎之（答賴國敬）

世之學者頗可哂將學問做取功名一等中的奪標到手卽歇如走長路試看之有一步不着實脚落地得到彼岸者否（答丁良甫）

學雖甚正甚平做手處卻要奇特早早瑣瑣合汚同流鎮後瞻前埋頭利祿無以異於負糞禦木蠹蟲

豈曾何足以道此三千七十大率韋布之倫孔孟何人羈棲卒老若非另開眼孔別創乾坤鼎立三才超新事業衰周生齒何止萬千泯沒湮淪總無朕迹矣惟是開口易力行難發心易終事難堂有垂白之親室有交徧之謫羣萋衆誹沮氣摧心險阻艱難多來闗隘非一切定志審計而信行之吾雖極高所慕尚未覩子之果能御風乘氣超然而遐舉也

斬釘截鐵竟守初盟投筆揮鋤何其苦確古謂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然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功嘐嘐慕古大率難與[illegible]踽踽凉凉何忍閹

然媚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必思及于狂與狷也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窘甚矣然歌聲若出金石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果何樂而賞心想見交徧之適更有非人所受金經鍛而彌精技當場而益練豈獨不爲動蓋直以爲啓聖增能之礪淬矣以上俱答劉德易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心之精微眞所謂口不能宣也而況於紙筆乎雖然非文字道亦無由載矣蠡管雖陋似覺言之太盡語之已詳然句句却是說學不空說理非反已求覿體認從下手處湊泊了悟則千章

萬句猶不免為漠然離披也始終本末每謂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喉襟一塞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故全經無他總是教人止於至善然善却有何名狀止將何所依據宛宛轉轉直從經事宰物之中轇轕紛紜之際教人取討歸宿故脩身為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者脩身為本之命脉也鄙所謂知脩身為本而止之蓋已一句道盡而公尚未及檢而知也止不離善脩不離身言止不及善言脩不及身是作空頭語矣何疑乎格物一論意見尤多講格者固至千般[illegible]物者亦幾百種總

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卜之故[illegible]增茲多口也當幾覿體實在用功則所謂格致誠正者原是脩之條理何疑乎有與李汝潛一書專論此似爲數百年間聚訟之庭判未了的公案度公未及讀即讀之亦未便豁然然庶可以作商量矣 答章提學

脩身爲本原是儒學正宗血脈準繩自然兩到固不待倒就靜處爲動提綱亦不須檢向人前爲寂包裹兩邊互發大率救弊之談欲不墮一邊不知其乃正隨在裏許也此後幸萬向學尋求而不向意覓索向身體驗而不向冊字上鑽研即諸所示種種推敲未

見融徹者皆可不言解矣大率傳學須書[illegible]言又非學究理須想靠想又非真此其分真只在抄忽毫釐而岐以千里者也察之

答楊教官

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脩字頗易知止字未易悟如簡所云點滴歸本不向末上馳求者近之矣近之矣然要得當下落根直見性命頭面有可依泊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爲實際理地也顏子何以如愚曾子何以魯得蓋皆有一段顓蒙渾朴之精皈命致心之苦而後歸宿者乃有據依馳求者真無滲漏假若有思何曾有思乃真所謂無思而無不思止脩

合發之竅妙也幸共惟艮細意體認脩身爲本蓋是徹底性命之宗挈之則人人可以落手體之則急切未易透關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一步艮背便内不見巳外不見人不見巳不見人必竟中所見者何事此真可謂能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上去矣見人固未獲身亦是未此中旨趣消息蓋殊有可味者也

答舉人朱汝桓

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巳如何則可世每漫咲曹交今安得有這般人不安于食粟而直欲與古聖賢爲徒者乎今覿來簡確然此意

所謂有求爲聖人之志可與共學者非吾契其人乎可喜可喜所舉拙刻二言更見喫緊之意無聲無臭自是止至善試驗之此中可操持乎無方無體自不外至善試反之靜悟有地分乎既要無聲臭却又要有操持既要無方體却又要有地分此其所以爲經世正宗儒者實學而非騖于虛玄膠于象數者所可得而方比也答生員張文蔚

知即是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末同用也稿刻云云可謂煞到更如

簡意能以脩身爲本爲之歸宿知此行此卽詞說不煩學問之能事盡止與脩兩俱到矣若云知到極處方是行是知在先行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合體矣行到極處方是知是行在先知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同用矣毫髮舛訛去將千里察之

答生員張仲元

學之不講孔子何憂乎憂其過不能知義不能徙而德無自脩也三千七十卒歲窮年聚頭廝切夫豈作虛談蓋憂在此也人只無遷善改過之心無立德之意則此等話頭此等聚合真視之作贅疣芒刺而無裨於實事也可嘆

自天子至庶人包盡了天下人品壹皆是以脩身爲本管盡了天下學術豈有一人違得眞所謂天子不脩不保天下諸侯不脩不保社稷大夫士庶人不脩不保其身與家也透得盡充得滿直以布衣韋帶之士便可肩荷綱常卽透不盡充不滿量分圓成亦不失爲敦行也誰謂道流醫術不以脩身爲本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此蓋予常言若曰莫急於辨體則非予所知也何以不急辨體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敬脩之而體在其中矣何辨之有未論無聲臭不覩聞者原不可着言辯

就令巧爲粧撰亦祇成就得猜[illegible]頭說光景而已急於辨體遍稿中無此語也察之雖然辨體明宗其寔又非兩事止至善正大學立教宗也豈可專作辨體脩身爲本正止至善竅門也豈可專作明宗三教信有宗若所云九流多術者何宗之有姑且不論有宗無宗要之具體生人總之皆以脩身爲本即體此具宗此明而學問隨地到手矣答王生員佐

新民所以明德不倦乃眞不厭得之不以自私而必合姚士民聯屬切磋期共做一箇脩身爲本的丈夫豈不壯哉雖然道冨者步日進則光景日別育子者

乳日喃則氣體日充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月將日就則有緝熙於光明此皆非預期其效則學之徵應自如此也月會考月成歲會考歲成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往踈節今作何進步日見周詳貨利聲色取舍辭受之間往貪昧今作何進步日見謹審容貌辭氣動止作息之間往簡慢今作何進步日見端整身心性命義理鑽研之間往粗淺今作何進步日見明覈乃庶幾於身心實有裨益習俗實有轉移而所揭脩身爲本惓惓會事者乃不爲虛托也

脩身爲本之揭正有慮於虛持[illegible]上下測光景致躭

歲月令君揭止於至善而云無有着落去處於理尚通揭脩身為本而云無有着落去處則吾誠不知其解也舊與友有謂脩身為本之學有何地可討空閑有何事可容藏抹真自頭顱至足趾自心志達皮毛自有生至蓋棺無刻無時不是盡心盡分的地面矣此日可下工夫忙不迭矣說無着落總是以口接應姑為搪塞身在會中而其意原不曾上學問的路也可嘆吳本蠻與一子游從學孔子遂變道誼之風百粵何方採樵負販中一聞經言奮與來做了六祖吾誠不敢鄙三姚爽方謂蠢蠢蟲中便無豪傑況縉

紳青衿民士之秀者乎勉之幸甚答生員向一中

世只稱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曾不思其所以比屋可封之故則以師讓臣鄰都俞吁咈太和之氣洋溢於廟堂四訖於海隅以有是也玆會也未可看得草草僭嘗謂葢孔子摹倣唐虞之規以開洙泗家法也道微世降與遊者無非勢利之交所聽者無非功利之口甚至淫酗鄙媟傲狠流湎自朝至暮充耳薰心更無有一箇講學場中是道誼之言終其身無由入耳也俗何由變而德何由成乎故會者所以聯束友朋之渙散也所以喚醒人心之沉[illegible]也凡皆爲已非爲

人也世之人會文則會會酒則會會財利則會會遊戲則會獨至於此乃玩慢而不肯信趦趄而不肯入也則其爲人之志趨行履不問可知矣以爲恐辜負區區接引惓惓之意而學者猶之乎爲人也非爲巳也答訓導賈繼遠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